

目錄

作者介紹

賞析與導讀 情緒需要有出口

第一章 OK繃女孩 15

第二章 庭院拍賣會上 27

第三章 綠色大書 39

第四章 拜訪蕾蓓卡家 49

第五章 擬遺囑 65

第六章 閱讀醫書 77

第七章 沉默的面對 89

第八章 摔車受傷 97

第九章 新鄰居 103

第十章 拒聽死亡訊息 117

第十一章 小太陽烏服務計畫 125

第十二章 被好友孤立 135

第十三章 過度反應 145

第十四章 努力面對 153

第十五章 尋找醫書 167

第十六章 親切的芬奇太太 175



第十七章 各自的保護傘

第十八章 湯米的生日禮物

第十九章 重拾友誼

第二十章 好主意

第二十一章 夏綠蒂的啟示

第二十二章 坦然面對

第二十三章 賈瑞德，生日快樂

第二十四章 收傘

187

201

209

221

231

237

245

253

第四章 拜訪蕾蓓卡家



我躺在地板上，把腳抬到床上，拿著綠色大書看了快兩個小時。裡面確實講了一些有用的內容，都是關於猩紅熱和乳糖不耐症，以及要怎樣每星期檢查你家的一氧化碳警報器，好確認它們有正常運作。我在這些頁面上貼標籤，把所有重要內容都做上記號。這類內容還真不少，不過有些句子太長，我看不大懂。沒多久，我的視線就開始模糊了。我查過書後，發現這是糖尿病的徵兆。我覺得還是先不要看了，免得更模糊。

我決定去找蕾蓓卡，告訴她有關鬼屋的事，像我之前跟哈柏太太講過的那些。而且，也許我去找她的時候，蕾蓓卡的爸爸會借我一本字典，那我就

可以更了解這本書在講什麼了。以前我們家有一本字典，又厚又好的一本，大概一年前，賈瑞德為了一個說話藝術計畫把書帶到學校，結果就忘在公車上了。

蕾蓓卡家就在街的那一頭，離我家只有十二間房子。如果你很認真的從我們家客廳的窗子眯著眼看上去，或許可以看到蕾蓓卡的媽媽在草地上澆水。我一到蕾蓓卡家，就把腳踏車停在離她家車道遠遠的一個角落，再把全身行頭堆放在腳踏車旁邊，這樣就不會出意外。我按了門鈴。蕾蓓卡的爸爸來開門。

「妳好啊，安妮！」他說。楊醫師每次都好像很高興看到我。

「妳今天好嗎？」

「我很好，」我說：「不過我好像得了『非洲睡眠症』。」

他的兩道眉毛疑惑的擠到中間。「這不大可能，」他把手放在我額頭上。

「不過，我可以幫妳量量體溫；如果這樣會讓妳感覺好一點。」

「謝謝！」我穿過屋子走到廚房，在流理臺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給妳，」楊醫師從抽屜裡找到溫度計，遞給我，我把它塞到舌頭下面。通常你在等溫度計響的時候，是不會開口聊天的，所以楊醫師開始煮咖啡，我就看看單字牆上有沒有什麼新字。

雖然蕾蓓卡的爸爸是醫生，我卻覺得他應該當過作家，因為他真的是個字迷。屋裡有一堆又一堆的書，連浴室裡都有。而且只要找到一個喜歡的字——一個據他說是聽起來很無聊或具有某種特殊含意的字，他就會抓起粉筆，用大大的波浪狀字體，把它寫在廚房那頭牆上的大黑板上。如果找不到粉筆，他就會撕下書頁，把喜歡的字圈起來，然後把書頁貼到牆上。這塊黑板上滿滿的都是字，你能想到的每一種字都有——**說教、消瘦、有蹄類草食性動物、扁桃腺切除術、瀑布、蛋花湯、一束、親法分子、司法權**。大部分的字我都不知道意思，蕾蓓卡也是，可是我們就是喜歡盯著牆上看，然後猜它們的意思。楊醫師總是說我們應該怎麼和字一起玩，可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當他看到我們表演「歌蒂拉克絲與三條

長鼻子」(Golllocks and the Three Proboscises)的時候，會笑得那麼大聲。(譯注：這是著名兒童故事，原名應該是The Story of Goll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歌蒂拉克絲與三隻熊》的故事。)

咖啡壺開始嘶嘶叫的時候，我的溫度計也剛好發出嘟嘟聲。楊醫師讓我看溫度計。「華氏98.6度(相當於攝氏37度)」他說：「非常正常。」

「所以，我沒有得非洲睡眠症囉？」

「沒有。」他甩甩溫度計。「不過，妳究竟是從哪裡聽到這種病的？」

「從書上。」我說。這讓我想到我要問他的事。「呃，楊醫師，你可以借我一本字典嗎？我現在在看的這本新書，有好多好長的字，我都不認識，我想要查看。」

「當然好，安妮，」他笑得很開心。「妳想借哪一本？韋伯，牛津英文，還是布魯爾片語及寓言字典？我有很多。」

我想了一下。「只要夠厚就好，最厚那一本。」

「那我知道是哪一本，」他說：「事實上，它就在……」他把手伸到頭頂上方，打開一個櫃子，裡面有數不清的食譜和電話簿，以及雜七雜八的紙張。「這裡。拿去。妳自己一個人，真的有辦法帶回去嗎？」

它真的好厚，是我看過的字典中最厚的一本，而且起碼有三個西瓜那麼重。

「嗯，」我說：「我的腳踏車有籃子。謝謝！」

「不客氣！那妳現在在看的是什麼書？」

「《預防疾病的日常指南》，」我告訴他：「裡面講了很多有用的東西，這樣我就不會生病或死掉。」

我以為楊醫師一定會很高興聽到我努力想成為和他一樣優秀的「疾病捕手」。可是我抬頭，看到他正用湯匙慢慢攪拌咖啡，然後對著馬克杯皺眉頭。

「安妮，」他停了一下，說：「妳知道沮喪(despondent)這個字的意思嗎？」

我搖頭。

「好，那麼，」他在一個抽屜裡翻了一陣，找到一截粉筆，然後用大大的波浪體把這個字寫在牆上；當他寫到字母t的橫線時，粉筆灰都掉到地上了。他並沒有告訴我這個單字的意思，我想他是要我自己去查字典。但是他把粉筆放到流理臺上時，用那種「死了兄弟」的眼神看我，我才不去查。

「我們一起去找蕾蓓卡吧！」過了一會兒，他說：「她應該跟她媽媽在後面院子裡。」

我一開始沒有回答，只是專心看著廚房地板上黑白相間的瓷磚。其中有一塊裂掉了，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楊醫師？」我說。

「嗯？」他拿起馬克咖啡杯，沾了粉筆灰的手指，在杯子把手上留下印子。「如果那天是你在醫院，而不是其他醫生，我是說……」我的手撫過雙腿，手心流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等我回家，我得查查那本綠色大書，看看這是否是什麼

麼毛病的徵兆。「你覺得，你會好好檢查賈瑞德的心臟嗎？」我問：「你覺得你可以治好他嗎？」

「啊！安妮，」楊醫師說著，一邊把馬克杯放回流理臺上，其實他連一口都還沒喝。「我起碼也問了自己同樣的問題不下一百遍。」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答案，只是站在那裡抓著臉頰。

「那麼？」我說。

他深呼吸了一口氣，好像他需要很多空氣幫他把要說的話擠出來。「我認識那天為妳哥哥看診的醫生。事實上，阿蒙森醫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優秀的醫生。安妮，妳哥哥患的是一種稱為「主動脈剝離」的罕見疾病，特別是在他這種年紀。如果阿蒙森醫生沒有發現的話，我想不出有哪個醫生可以發現。」

「喔，」我說。我不知道這些話會讓我感覺好一點或更差。「可是……」

「總之，最重要的是，」楊醫師說：「妳是健康的。」他再度拿起咖啡杯，

喝了一大口，眼光一直都停留在我身上。「妳可以了解的，是不是，安妮？」他吞下咖啡之後說：「妳不會有賈瑞德的那種病。妳真的非常健康，從裡到外。」我把胸前的字典抱得更緊了。「嗯。」我說。

楊醫師好像想再說什麼，還來不及開口，蕾蓓卡就進到廚房了。

「嗨，安妮！」蕾蓓卡的兩條金黃色辮子垂在背上，一如往常，而且帶著她的倉鼠籠子，裡面到處是彎曲的粉紅色和黃色霓虹塑膠管。「我還不知道妳在這裡呢！」

「是啊，」我指著她手臂上的倉鼠籠子。「妳對小絨球做了什麼？」

「我媽說我得幫牠清理籠子，因為牠看起來無精打采。」

「喔哦！」楊醫師說：「無精打采！真是個絕妙好詞！」然後立刻把它寫在單字牆上。

我探頭看看小絨球的籠子。「牠在睡覺。」我說。小絨球總是在睡覺，幾乎不做任何活動，除了三不五時會「喀——喀——喀」的踩著牠的喀啦輪，但也只有在我和蕾蓓卡在外過夜，而且正在睡覺的時候。

「是啊，」蕾蓓卡說：「只是平常牠會睡在比較上面的地方，這次牠睡在食物碟子旁。」

「也許牠有季節性情感障礙，」我告訴她。這是我那天早上看到的。「冬天會讓你得病，讓你感覺又累又悲傷。」

蕾蓓卡皺起眉頭。「但是，現在是夏天，」她說：「而且牠是倉鼠。」

「我來看看。」楊醫師掀開籠子的蓋子，伸手把小絨球撈出來。小絨球半睡半醒的眨著眼睛。好像不大高興被吵醒。

楊醫師在檢查小絨球的時候，蕾蓓卡把整個倉鼠籠子拆開來，倒出底部的木屑，在洗碗槽裡裝滿肥皂水，泡倉鼠籠裡的彩色塑膠管。我討厭蕾蓓卡清理小絨球的籠子，每次都要花好久時間，而且味道很難聞，甜甜臭臭的味道就像水果潘